

高考是青春的战场，学子在场内奋笔疾书，父母在场外默默守护。当最后一场考试结束的铃声响起，父亲节的温情也悄然临近。本期摘选3篇文章，且看父爱化作纽带下的泥泞脚印、暗夜中的絮语星光，在试卷与时光的经纬间，织就永不褪色的温情长卷。

两代人的高考答卷

文/汪志

我是“绑着绷带”走进考场的。那是20世纪80年代的梅雨季，暴雨将乡间土路泡成黏稠的泥浆。50多岁的父亲放下农活，每天陪我步行十多公里去考点——清晨踩着露水出发，傍晚再深一脚浅一脚地摸黑回家，往返二十多里的泥泞路上，全是他沉默的脚印。

高考前两天还算顺利，只剩最后一门考试。第三天清晨，雨水把山路淹得不见底，父亲领我绕到公路多走几里路仍难逃意外：一辆三轮车在湿滑的路面避让行人时，将我撞进路边水沟。我的脸上渗着血，浑身糊满泥水，右腿疼得像折断般无法站立——若错过最后一门，此前的努力将前功尽弃。三轮车司机立即将我送到医院，诊断为软组织挫伤，医生和父亲都劝我住院，我却咬着牙说：“考完再治！”

当医生用绷带将我的伤腿裹成“木乃伊”时，离考场关门只剩五分钟。那场考试，每落笔一次，腿上的刺痛就蹿上脊柱，但我终究写完了最后一道题。后来常想，若那天放弃，或许就真的与大学无缘了。

女儿的高考路，则像被命运反复揉皱的志愿表。2006年，她离一本线差9分，本已报好省外一所二本外国语学院，却意外被省内重点师范大学“捡漏”录取——按当年规则，一本线差20分内可填一本志愿，她随手填在第二志愿的师大，竟因第一志愿未录满而降分录取。当得知自己的分数比外国语学院录取线高出30分时，女儿在电话里哭着说：“我想上外国语学院！”无奈之下，她选择复读。

2007年，女儿分数过了一本线，我和班主任慎之又慎地填报了当地几所重点大学，不料全部滑档。或许是头年的遗憾作祟，她放弃了曾失之交臂的外国语学院，改报北京另一所二本外国语学院，谁知该校录取线竟比一本线还高，再次滑档。更戏剧性的是，那年她心仪的外国语学院的分数线比二本线低近30分，她只能再次走进复读班。

直到2008年，苦读两年的女儿以全县文科第一名、全省103名的成绩，终于被心仪的大学录取。查询录取结果的那个清晨，我盯着电脑屏幕直到眼泪模糊视线——那些陪她研究招生章程的深夜，她在书桌前熬红的眼睛，忽然都有了答案。

从父亲背着我跟过的泥泞，到女儿三次填写的志愿表，我忽然懂得高考从不是一张单页试卷，而是生命给两代人出的联考试题。伤口会愈合，志愿表会泛黄，但那些在挫折里重写答案的勇气，才是岁月最珍贵的“录取通知书”。正如常听到的一句话：人生处处是考场，只要敢挥毫，终能在时光里写下属于自己的答卷。

高考结束那夜

文/马亚伟

高考结束那夜，我焦虑难安，感觉自己没有发挥好，越想越辗转难眠。于是，我悄声起床，一个人坐在漆黑的廊子上发呆。

夜色浓稠如墨，远处犬吠声忽远忽近。风掠过檐角，我的心仿佛被人掏空，空荡荡的。那些关于未来的迷茫化作酸涩的潮水，瞬间漫过眼眶。就在这时，门“吱呀”一声，打破了夜的寂静。我慌忙抹了把眼泪，转身望去，是父亲。原来我自以为悄无声息的举动，还是没能逃过父亲敏锐的感知，或许，他本就和我不一样，在这漫漫长夜里辗转难眠，满心都是对我的担忧。

“别总揪着考试结果不放，考不上天也塌不下来。老话说得好，条条大路通罗马，没考上大学的人，日子照样过得有滋有味。”父亲在我身旁坐下，声音低沉而有力。我低着头，咬着嘴唇，默不作声。在我心里，早已暗暗发誓，此生一定要走出这偏僻的小村庄，去触摸外面广阔的天地，拥抱那精彩纷呈的世界。

父亲抬起手，指向无尽的夜色，继续说道：“你瞧，这夜色下藏着多少条路，何必把自己困在高考这一根独木桥上？”我满心委屈，觉得父亲根本不懂我的志向，赌气般反驳：“哪有什么路？除了高考，我还能有什么出路？”父亲却不恼，语气平静地说：“依我看，在家务农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……”“我不要过你们这样的生活！”我情绪激动地打断他的话，声音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突兀。

父亲似乎早已预料到我的反应，依然不紧不慢地说着：“我知道你这些年拼了命地学习，一门心思就想考上大学。但考不上又怎样？你表姑在北京开服装厂，她早说过，要是你愿意，随时能去她那儿。在服装厂当工人也能学服装设计，以你的机灵劲儿，肯定能学到不少本事。北京那可是大城市，精彩得很，够你好好见识一番。”原来这些年父亲频繁带着土特产去看望表姑，背后藏着这样深沉的爱。

还没等我缓过神来，父亲又接着说：“你叔在石家庄的厂子也办得有声有色，他一直念叨着你，前几天还专门问起你的打算。要是你想去，跟着你叔先锻炼锻炼，过两年再做别的打算也不迟。”我脑海中浮现出叔叔亲切的笑容，心里涌起一股暖流，这条路，听起来也满是希望。

父亲的话语滔滔不绝，眼前仿佛出现了一幅又一幅未来的美好图景：“我和你妈商量过，去你表舅那儿也成。他们厂里有不少大学生，你去了既能工作又能学习，假以时日，保准能闯出自己的一片天……”父亲口中的“条条大路”好像变成了金光大道，在我眼前闪过一道道明亮的光，让我豁然开朗：是啊，考不上大学又如何？只要心怀梦想，哪里都是绽放光芒的舞台。

自那夜之后，我紧绷的神经彻底放松下来，不再为未知的结果患得患失。后来，当我收到心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时，心中除了喜悦，更多的是对父亲的感激。感谢那个漆黑的夜晚，父亲用爱和智慧为我铺就了通往未来的“条条大路”，让我明白，人生的道路从来都不止一条，只要勇敢前行，处处皆是希望。

亲爸滤镜

文/唐占海

在网上偶然看到“亲爸滤镜”这个词，我忍俊不禁。所谓“亲爸滤镜”，便是父亲眼中自家儿女永远闪耀着独特光芒，无可替代。老话说：“庄稼是别人的好，孩子是自己的好。”父母看孩子总会自带一层美化的“滤镜”，而我父亲的“亲爸滤镜”格外浓烈。

儿时记忆里，我邀小伙伴来家中玩耍。待他们离去，父亲便像发现珍宝般，眉飞色舞地对母亲炫耀：“瞧见没有，这群孩子里，咱娃就是孩子头！三岁看大，七岁看老，这孩子将来肯定有出息！”那时他望向我的眼神，盛满慈爱与怜惜，那欣赏的目光如同春日暖阳，至今仍温暖着我的心。

在“亲爸滤镜”下，父亲总能巧妙地忽视我的缺点。初一那年，我是班里最矮的孩子，与同桌闹矛盾后，他给我起了“小矮人”的外号。愤怒之下，我撕毁了他的书本，事情闹到老师那里，家长被召至学校。可父亲并未责备我，反而觉得同桌起绰号的行为更不可取。老师无奈地笑父亲太过“护犊子”。回家路上，父亲搂着我的肩膀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个儿矮怎么了？人有没有出息不在于高矮，瞧你三舅，个子矮，可比谁都有本事！再说了，你还在长个儿，过不了两年就该蹿个儿了！”父亲的话仿佛赋予我力量，让我挺直腰板，满心期待着成长。果然，到初三时，我就像被施了魔法，个头噌噌往上长。

父亲最看重的是我能否成为有出息的人。他总说外表不过是皮囊，有本事、有修养才是立身之本。为了给我提供更好的教育，他不仅举家搬迁，送我去最好的学校读书，还常对母亲念叨：“孩子从小就聪明，咱们可不能耽误他。”在“亲爸滤镜”的笼罩下，我自幼便觉得自己样样出色。尽管学习成绩一直处于中等，曾让我懊恼不已，但父亲从未苛责。高考落榜后，他安慰我：“考不上大学没关系，就凭你的为人和本事，不上大学，照样能做一个有出息有作为的人。”

在父亲的鼓励下，我踏上从商之路。幸运的是，我在生意场上确实有些天赋。在父亲的带领下，没过几年，生意便做得有声有色。一次，我邀请朋友来家做客。送走客人后，父亲又开启了“炫耀模式”，他对母亲说：“瞧见没有，在这群人中咱娃最懂事。酒品见人品，别人喝多了胡说胡闹，我们娃儿喝得再多，也没说错一句话。这孩子，能成事！”那熟悉的语气，与儿时那次如出一辙。

岁月匆匆，我已步入中年，父亲也日渐苍老。虽然我并未成为众人眼中光彩夺目的“成功人士”，与父亲的期待尚有差距，但在他眼中，我依旧是近乎完美的存在：善良、努力、孝敬，重情义、有头脑……父亲的“亲爸滤镜”从未褪色，让我无论在什么时候，都对自己信心满满。

